



國〈球〉殤

陳志強

## 國〈球〉殤



陳志強

雨濛濛地飄著，淺灰色的天空下，才剛升格成新北市的地段座落一家棒球打擊場，儘管佔地廣大，可以揮灑自如，提供棒球愛好者打個痛快，但由於位置偏僻，得在巷子拐幾個彎才能找到，所以知道的人並不多，不過通常都「一試成主顧」。

這天，一位身材魁武的男子走進門內。

「嘿！馬大哥！又來捧場啊！最近很常看到你欸！」年輕店員熱情地向他打招呼。

「不然閒在家還能幹嘛？」大個子彷彿沒聽到一樣，隨口咕噥幾句，快速換好代幣後便離開櫃台。

這裡有六種球速可以選擇，他走向盡頭倒數第二個：130KM的球道。拿了支重量適中的球棒，前後甩幾下，把代幣投進孔隙裡，站上打擊區，等待來球，幾分鐘如同幾小時般的漫長，3枚代幣等同3枚10元銅板換來的是20球。雙手緊握著球棒，雙眼直挺挺地望著前方，他暗暗嘆惜自己怎麼會淪落到如此地步。就

在一年前，他還是個呼風喚雨的職業棒球員，享受眾所矚目的明星光環……如今只能屈就一般打擊場，圖個安慰，打棒球是他的精神食糧也是唯一的專長。雖然打擊區內不致淋到雨，此時他卻隱隱感到陣陣雨絲襲入面前，跌入回憶的漩渦。

他的名字叫馬進昌，在後山台東長大，一身被太陽曬的黑肉底，家境並不富裕，但身為獨子的他在三個人的家庭裡享有不少資源與愛護，父母辛苦賺錢並諄諄告誡他為人處事的道理「坦誠待人，不求回報，會從中獲得意料之外的事物、心情」。潛移默化下，讓馬進昌養成「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」的豪俠性格。

小學時代坐不下來、讀不下書，卻在體育課中展現令人激賞的運動能力，因為當時的身高在同年齡孩子中並不突出，在父母的考量下沒有選擇籃球隊，而是加入學校才發展不久的棒球隊，從零開始接觸這顆有紅色縫線的小白球，第一次摸到時的好奇生疏，經

過一番訓練後，早已煙消雲散。他的天份展露無疑，一雙快腿鎮守外野游刃有餘，國小打了四年的棒球隊，逐漸培養經驗和比賽的敏銳度。

國中三年在體育班的磨練，他的體格訓練得更精實強壯，甚至比賽時偶爾還有機會客串投手的位置，馬進昌也慢慢地喜歡投手丘上的味道，享受主宰全場的威風帶來的滿足感及唯我獨尊的霸氣。國中畢業後，在師長的建議下，為了有更好的表現機會，他離鄉背井，進入屏東著名的高中棒球名校，自然而然地，他在這支球隊裡遇到許多厲害的同輩，互相切磋以求進步，紮實的課程和緊湊的練習賽，讓他蛻變成更成熟的棒球選手。馬進昌也在這裡找到一群無話不說的死黨，其中一個叫陳右哲，是當地人，除了球場上是名守備優異的內野手、打擊能力也不差的左打者外，他為人更是大方：做為東道主，善盡招待的責任，時常帶這群外地來的隊友到四處閒逛遊玩。

或許同樣是獨子，或許豪爽的性格實在太像，又或許是英雄惜英雄，馬進昌和陳右哲特別投緣，陳右哲總叫他「金仔」，馬進昌不解，他就說「你那個『進』啊，難寫之外念起來又拗口，你不覺得『金』感覺比較有力嗎？」，馬進昌生平第一次被別人取綽號，雖然有些怪怪的，他還是笑一笑，接受了「金仔」這個別稱，無數忙裡偷閒的夜晚，他們聊天談心說夢想、騎車兜風、遙望天上點點星光……

高三那年，舉辦玉山盃，馬進昌的高中棒球隊在全國十六支隊伍脫穎而出，順利打進四強。準決賽，陳右哲一夫當關，以多種變化球擊敗桃園隊。隔天總決賽前下了一陣雨，原本以為只是小雨，主辦單位便決定正常開打，想不到比賽進行到一半，雨愈下愈大，雨點不留情地打在球員身上，絲毫沒有減少他們旺盛的鬥志，靠著「馬陳三四棒連線」的恐怖威力，聯手打進五分，搭配陣中王牌投手倪偉誠發揮水準，

在雨中奮戰全場，力克原本備受看好的高雄隊，拿下冠軍，這座冠軍不僅彌補他們高二參加金龍盃，結果只在八強止步的遺憾，也讓馬進昌等人在加油團和隊友的驚呼聲、香檳浴裡，共同為青春熱血的高中棒球生涯留下見證、畫上完美句點。

當天晚上，教練陪著一群大男孩們在月光下喝酒，你一言我一語的聒噪不休。

「大學之後就要分道揚鑣……三年來打棒球的日子真的很快樂……」

「第一次在雨中投滿整場就是這麼重要的比賽，好痛快！」

「身為教練，能帶到你們，又一起奪冠，我很開心也很驕傲。」

「是啊！雖然有些人大學不再打棒球，但我們曾經一起在各地區各個大賽留下足跡，這些豐功偉業都是不能忘的！」

「不要忘記我今天三支安打的精采表現喔，哈哈！」

「乾啦！今晚不醉不歸！」

最後，每個人都喝得酩酊大醉，柔和的月光下，散落著酒瓶和球具，數個軀體交錯，一幅不夠和諧卻美好的畫面。

整支棒球隊隨著這些人的畢業已不再是同樣的球隊，轉傳給學弟繼續努力，以保住「衛冕軍」的招牌。

緊握的手放開後就各走各的路。陳右哲北上台中讀大學，並參加學校的棒球隊；馬進昌則是進了故鄉台東體院，依然一樣還是打棒球，球技也更加精進，愛交朋友的他有了新的夥伴、新的死黨，不知不覺和陳右哲等高中夥伴漸漸斷了聯繫，偶爾才在談笑風生中提到當年勇與當年戰友。

時間自顧自地走，不管發生什麼事。

兩年後，體育協會徵召球員出國參加國際比賽，「馬進昌」三個字毫無疑問地出現在名單上，但令馬進昌意外的是，陳右哲卻沒有被選中。高一時候他們兩人曾一起入選國家代表隊，但那是一次初賽就慘遭淘汰的痛苦經驗……他只當是選訓委員有眼無珠，才會漏了一顆大大的遺珠。

後來，他才輾轉從陳右哲口中得知，他在大學一年級時，被教練強迫改練左右開弓，卻因適應不佳以及和隊友發生過幾次衝突，一氣之下退出棒球隊。

馬進昌的際遇卻是節節高升，大學兩次參與的大型比賽讓媒體、球迷對他的臂力和打擊印象深刻，畢業後，得到國內職棒的替代役身分，也在選秀會上獲得第二指名的青睞，成為一名職業棒球員。入隊第一年，就拿下盜壘王的寶座，打擊率也是夠水準的二成九三，是聯盟名副其實的新人王。接下來幾年，馬進昌的聲勢如日中天，大家都看好他成為未來之星。

從小到大就夢想著未來可以把興趣當成工作，場內有長久相處的隊友，場外有觀眾球迷的愛戴，有妻兒做支柱沒有後顧之憂，在自己的快樂與專長中得到養家活口的依憑，這般人生真是可遇不可求，求到了又夫復何求？

沒人料到：從某刻起，事情開始不一樣了……

那天，球隊開拔到台北出賽，比賽結束後，睡覺前，馬進昌在下榻的飯店接到一通電話，耳朵碰到話筒，竟然是久未聯絡的陳右哲！

「金仔！好久不見，我人在你們球隊飯店附近，出來吃個消夜、敘敘舊吧？」

聲音儘管有些許變化，一聽到聲音，馬進昌還是三兩下就辨識出來，其中緣故饒是社會滄桑吧。

但他到了陳右哲所提到的餐廳，氣氛卻不尋常的怪異，陳右哲給他的感覺像變了個樣，和他在一起的在場者看起來都非泛泛之輩。

「金仔！都老朋友了！話我就直說了，反正就是有事要麻煩你，這位先生是蔡瑞仁，之前因為點小事欠他一筆錢，不過這次只要你肯幫忙我，就搞定沒問題了！」

「你還好意思說『小事』？賭博時不是口氣很大？」那人目露兇光，塊頭比他大一號的馬進昌忍不住打個冷顫。

隨後幾個小時的對話、互動與進展太過震撼，他腦海的記憶早承載不下這麼多衝擊。他知道他遇到到學長口中的「台灣的職業棒球有很多黑暗面」……。

一番猶豫斟酌之後，為了義氣、為了昔日的情誼，有些事情一不做、二哪能休？打抱不平的個性讓他不能見死不救，他想起已故父母說過的「坦誠待人，不求回報」……。

馬進昌決定鋌而走險。

可惜這盤棋他賭錯了，沒想到過幾個月後球季結

東，東窗竟然事發，警察、檢察官找上門來，一時之間眾矢之的，馬進昌遭到球隊開除以及處罰。所有的光環離他而去，他還成了過街老鼠，害群之馬。而陳右哲與蔡瑞仁卻逃之夭夭，逍遙法外，全身而退，讓他在面臨無盡質疑聲浪時百口莫辯，也百感交集。

人心的轉向，交情的背叛，說走就走，沒有理由，改變得太快，像是七彩美麗的泡沫硬生生被戳破一般。再繁華的事物都有凋零的一天，馬進昌無法接受，他的事業、人生墜跌的如此快速徹底。

「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？」人生旅程中，跌跌撞撞、顛顛簸簸碰一下壁應該是無可厚非，殘忍的是：為什麼有些錯誤一旦錯了，就無法再回頭了呢？

看似一帆風順的旅程，預期不到的大浪可以在瞬間出現就摧毀一切。

打擊場內，二十顆球中的最後一球投出，「咻——」馬進昌用力拉動棒子，猛烈一揮，揮了個

大空棒，球棒軌跡因為沒有擊到球而硬生生在空氣中劃出一道弧度，形成一個不完整的圓。

他不敢相信前面十九球都打得輕鬆寫意，第二十九球卻連球的邊都沒碰到，甚至腳步還因站不穩而差點跌個踉蹌，狼狽不堪或許就如同他的寫照吧，高中玉山盃後的夜晚談話，那場共同的傾盆大雨、那種感覺、那種美好，已是回不去的夢，馬進昌嘆了一口氣，轉身要離開打擊場。

雨下得更大了，伴隨陣陣雷聲……